

金上甄
貞伏
索漢
寺
臺
卯
翰
齊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全齊文卷二十

烏程嚴可均校輯

徐孝嗣

孝嗣字始昌小字遺奴東海郟人宋司空湛之孫襲爵枝江縣公泰始中拜駙馬都尉除著作郎爲司空太尉二府參軍安成王文學昇明中遷太祖驃騎從事中郎領南彭城太守隨府轉太尉諮議參軍齊臺建爲世子庶子及受禪國除出爲晉陵太守還爲太子中庶子閭喜公子良征虜長史遷尙書吏部郎太子右衛率轉長史御史中丞出爲吳興太守徵五兵尙書遷太子詹事加右軍將軍領太子左衛率轉右僕射隆昌初遷散騎常侍前將軍丹楊尹以廢立功封枝江縣侯轉左僕射明帝卽位加侍中中軍大將軍進爵爲公轉尙書令領本州中正開府儀同三司加中書監永元初進司空賜死中興初贈太尉諡曰

文忠有集十卷

表立屯田

有國急務兵食是同一夫輟耕於事彌切故并陌疆理長轂盛於周朝屯田廣置勝戈富於漢室降此以還詳略可見但求之自古爲論則賒卽以當今宜有要術竊尋緣淮諸鎮皆取給京師費引旣殷漕運艱澀聚糧待敵每若不周利害之基莫此爲急臣比訪之故老及經彼宰守淮南舊田觸處極目陂澗不脩咸成茂草平原陸地彌望尤多今邊備旣嚴戍卒增眾遠資餽運近廢良疇土多飢色可爲嗟歎愚欲使刺史二千石躬自履行隨地墾闢精尋灌溉之源善商肥确之異州郡縣戍主帥以下悉分番附農今水田雖晚方事菽麥菽麥二種益是北土所宜彼人便之不減粳稻開創之利宜在及時所啟允合請卽使至徐兗司豫爰及雍荆各當境規度勿有所遺別立主曹專司其事田器耕牛臺詳所給歲

終言殿最明其賞罰此功克舉庶有弘益若緣邊足食則江南自
豐權其所饒略不可計

南齊書徐孝嗣傳

奏劾蕭元蔚等

風聞山東羣盜剽掠列城雖匪日而殄要塹干王略郡縣闕攻守
之宜倉府多侵耗之弊舉善懲惡應有攸歸吳郡所領鹽官令蕭
元蔚桐廬令王天愍新城令陸赤奮等縣爲首劫破掠竝不經格
戰委職散走元蔚天愍還臺赤奮不知所在又錢塘令劉彪富陽
令何洵乃率領吏民相戰不敵未委歸臺餘建德壽昌在劫斷上
流不知被劫掠不吳興所領餘杭縣被劫破令樂琰乃率吏民徑
戰不敵委走出都會稽所領諸暨縣爲劫所破令陵琚之不經格
戰委城奔走不知所在案元蔚等妄藉天私作司近服昧斯隱隱
職啟虔劉會稽郡丞張思祖謬因承乏總任是尸涓誠芻效終焉
無紀平東將軍吳郡太守文季征虜將軍吳興太守西昌侯諱任

屬關河威懷是寄輒下禁止彪琰洵思祖文季視事如故諱等納

贖論

南齊書徐孝嗣傳

嗣君廟見議

嗣君卽位竝無廟見之文蕃支纂業乃有虔謁之禮

南齊書禮志上永泰元年

有司議應廟見不尙書令徐孝嗣議

冠婚禮議

夫人倫之始莫重冠婚所以尊表成德結歡兩姓年代汗隆古今殊則繁簡之儀因時或異三加廢於士庶六禮限於天朝雖因習未久事難頓改而大典之要深宜損益案士冠禮三加畢乃醴冠者醴則唯一而已故醴辭無二若不醴則每加輒醴以酒故醴辭有三王肅云醴本古其禮重酒用時味其禮輕故也或醴或醢二三之義詳記於經文今皇王冠畢一酌而已卽可擬古設醴而猶用醢辭寔爲乖衷尋婚禮實篚以四簋加以合卺旣崇尙質之理

又象泮合之義故三飯卒食再醕用盃先儒以禮成好合事終於三然後用盃今儀注先醕盃以再以三有違旨趣又郊特牲曰三王作牢用陶匏言太古之時無其牢之禮三王作之而用太古之器重夫婦之始也今雖以方櫺示約而彌乖昔典又連盃以鑲蓋出近俗復別有牢燭雕費采飾亦虧曩制方今聖政日隆聲教惟穆則古昔以敦風存餽羊以愛禮沿襲之規有切治要嘉禮實重宜備舊章謂自今王侯以下冠畢一酌醴以遵古之義醴卽用舊文於事爲允婚亦依古以盃酌終醕之酒竝除金銀連鑲白餘雜器悉用埏陶堂人執燭足充燭燎牢燭華侈亦宜停省庶斲雕可期移俗有漸

南齊書禮志上永泰元年尚書令徐孝嗣議又見通典五十八

周顒

顒字彥倫汝南安成人晉左光祿大夫顒七世孫仕宋爲海陵國侍郎蕭惠開臨益州以爲厲鋒將軍帶肥鄉成都二縣令隨

府轉輔國參軍主簿補安成王輔軍參軍元徽初出爲剡令還
歷邵陵主南中郎參軍昇明中轉齊臺殿中郎高帝受禪徙長
沙王後軍參軍山陰令還爲文惠太子中軍錄事參軍隨府轉
征北永明初爲正員郎始興王前軍諮議轉太子僕兼著作遷
中書郎轉國子博士有集十六卷

言滂民於聞喜公子良

竊見滂民之困困實極矣役命有常祇應轉竭蹙迫驅催莫安其
所險者或竄避山湖困者自經溝瀆爾亦有摧臂斫手苟自殘落
販庸貼子權赴急難每至滂使發動遵赴常促輒有杻杖被錄稽
顙階垂泣涕告哀不知所振下官未嘗不臨食罷筋當書偃筆爲
之久之愴不能已交事不濟不得不就加捶罰見此辛酸時不可
過山陰邦治事倍餘城然略聞諸縣亦處處皆躓惟上虞以百戶
一滂大爲優足過此列城不無凋罄宜應有以普救倒懸設流聞

便則轉患爲功得之何遠齊書周顒傳建元初顒爲山陰令縣舊訂海民以供雜使顒言之於太守聞喜

公子

駁伏曼容車旂尙色議

三代姓音古無前記載音配尙起自曼容則是曼容善識姓聲不復翦假吹律何故能識遠代之宮商而更迷皇朝之律呂而云當今無知吹律以定所尙宜附漢以從闕邪皇朝今以行運爲所尙非關不定於音氏如此設有善律之知音不宜遵聲以爲尙南齊書與服志

與杜京產書

賢子學業清標後來之秀嗟愛之懷豈知云已所謂人之英彥若

已有之也南齊書杜栖傳中書郎周顒與京產書

與何點書勸令菜食廣弘明集點作腎

丈人之所以未極遐蹈惑在不近全菜邪脫灑離析之計鼎俎網

罟之興載策其來實遠誰敢干議觀聖人之設膳羞仍復爲之品
節蓋以茹毛飲血與生民共始縱而勿裁將無厓畔善爲土者豈
不以恕已爲懷是以各靜封疆罔相陵軼況乃變之大者莫過死
生生之所重無踰性命性命之於彼極切滋味之在我可賒而終
身朝晡資之以味彼就冤殘莫能自列我業久長吁哉可畏且區
區微卵脆薄易矜歎彼弱魔顧步宜愍觀其飲啄飛行人應憐悼
況可甘心撲禡加復恣忍吞嚼至乃野牧盛羣閑豢重圈量肉揣
毛以俟支剝如土委地僉謂常理可爲愴息事豈一途若云三世
理誣則幸矣良使如使此道果然而受形未息則一往一來一生
一死輪迴是常事雜報如家人天如客過客日渺在家日多吾儕
信業未足長免則傷心之慘行亦自及丈人於血氣之類雖無身
踐至於晨晷夜鯉不能不取備屠門財貝之經盜手猶爲廉士所
棄生性之一啟鸞刀寧復慈心所忍騶虞雖飢非自死之草不食

聞其風者豈不使人多愧眾生之稟此形質以畜肌骨皆由其積
壅癰迷沈流莫反報受穢濁歷苦酸長此甘與肥皆無明之報聚
也何至復引此滋腴自汙腸胃丈人得此有素聊復寸言發起耳
南齊書周顒傳南史三十又見廣弘明集三十

荅張融書難門律

周剡山茨歸書少子曰周顒頓首懋製來班承復峻其門則參子
無踞誠不待獎敬尋同本有測高心雖神道所歸吾知其主然自
釋之外儒綱爲弘過此而能與仲尼相若者黃老實雄也其教流
漸非無邪弊素樸之本義有可崇吾取舍舊懷粗有涇渭與奪之
際不至朱紫但蓄積懷抱未及厝言耳途軌乖順不可謬同異之
聞文宜有歸辨來旨謂致本則同侶非吾所謂同時殊風異又非
吾所謂異也久欲此中微舉條裁幸因雅趣試共極言且略如左
遲聞深況

通源曰道也與佛逗極無二寂然不動致本則同感而遂通達迹
誠異周之問曰論云致本則同請問何義是其所謂本乎言道家
者豈不以二篇爲主言佛教者亦應以般若爲宗二篇所貴義極
虛無般若所觀照窮法性虛無法性其寂雖同住寂南齊書顧歡傳作位寂
之方其旨則別論所謂逗極無二爲逗極於虛無當無二於法性
邪將二塗之外更有異本儻虛無法性其趣不殊乎若有異本思
告異本之情如其不殊願聞不殊之說

通源曰殊時故不同其風異世故不一其義吾見道士與道人戰
儒墨道人與道士獄是非昔有鴻飛天道積遠難亮越人以爲鳬
楚人以爲乙人自楚越耳鴻常一鴻乎夫澄本雖一吾自俱宗其
本鴻跡旣分吾已翔其所集周之問曰論云時殊故不同其風是
佛教之異於道也世異故不一其義是道言之乖於佛也道佛兩
殊非鳬則乙唯足下所宗之本一物爲鴻耳驅馳佛道無免二乖

未知高鑒緣何識本輕而宗之其有旨乎若猶取二教以位其本
恐戰獄方興未能聽訟也若雖因二教同測教源者則此教之源
每治教而見矣自應鹿巾環杖悠然目擊儒墨間閭從來何諍苟
合源共是分跡雙非則二跡之用宜均去取奚爲翔集所向勤務
唯佛專氣抱一無謹於道乎言精旨遠企聞後要

通源曰汝可專遵於佛跡而無侮於道本周之問曰足下專遵佛
跡無侮道本吾則心持釋訓業愛儒言未知足下雅意佛儒安在
爲當本一末殊爲本末俱異邪旣欲精探彼我方相究涉理類所
關不得無請

弘明集六

重荅張融書難門律

周顒頓首夫可以運寄懷抱非理何師中外聲訓登塗所奉而使
此中介介然去留無薄是則怏怏失路在我奚難足下善欲言之
吾亦言之未已也輒復往研遲承來析

通源曰法性雖以卽色圖空虛無誠乃有外張義所已苦下之翁
且藏卽色順其所有不震其情尊其所無漸情其順周之問曰苦
下之藏卽色信矣斯言也更恐有不及於卽色容自託於能藏則
能藏者廣或不獨出於屬鄉耳夫有之爲有物知其有無之爲無
人識其無老氏之署有題無無出斯域是吾三宗鄙論所謂取舍
驅馳未有能越其度者也佛教所以義奪情靈言詭聲律蓋謂卽
色非有故擅絕於羣家耳此塗未明在老何續但紛紛橫沸皆由
著有之家因俗茲焉是患旣患由有滯而有性未明矯有之家因
崇無術有性不明雖則巨蔽然違誰尙靜涉累實微是道家之所
以有埤弘教前白所謂黃老實雄者也正何舊說皆云老不及聖
若如斯論不得影響於釋宗矣吾之位老不至乃然大夫士應世
其體無方或爲儒林之宗或爲國師道士斯經教之成說也乃至
宰官長者咸託身相何爲老生獨非一跡但未知涉觀淺深品位

高下耳此皆大明未啟權接二方日月出矣爝火宜廢無餘既說
眾權自寢足下猶欲抗遺燎於日月之下明此火與日月通源既
情崇於日月又無悔於火本未知此火本者將爲名乎將爲實哉
名而已邪道本安在若言欲實之日月爲實矣斯則事盡於一佛
不知其道也通源之旨源與誰通

通源曰當其神地悠悠精和坐廢登其此地吾不見釋家之與老
氏陟其此意吾孰識老氏之與釋家又曰今既靜而兩神神靜而
道二吾未之前聞也又曰伯陽專氣致柔停虛任魄魄緒停虛故
融然自道也又曰心塵自拂一舉形上周之間曰足下法性雖以
卽色圖空虛無誠乃有外張義竊謂老釋重出對分區野其所境
域無過斯言然則老氏之神地悠悠自悠悠於有外釋家之精和
坐廢每坐廢於色空登老氏之地則老異於釋涉釋氏之意則釋
殊於老神既靜而不兩靜既兩而道二足下未之前聞吾則前聞

之矣苟然則魄緒停虛是自虛其所謂虛融然自道亦非吾之所聞道若夫塵心自拂一舉形上皆或未涉於大方不敢曰通源相和也

通源曰足下欲使伯陽不靜寧可而得乎使靜而不怕道亦於何而不得周之問曰甚如來言吾亦慮其未極也此所謂得在於神靜失在於物虛若謂靜於其靜非曰窮靜魄於其魄不云盡魄吾所許也無所間然

通源曰若卿謂老氏不盡乎無則非想期於得意若卿謂盡無而不盡有得意復爽吾所期周之問曰盡有盡無非極莫備知無知有吾許其 道家唯非有非無之一地道言不及耳非有非無三宗所蘊倘瞻餘慮唯足下其眇之念不使得意之相爽移失於有歸耳

通源曰非鼻則乞跡固然矣跡固其然吾不復答又曰吾與老釋

相識正如此正復是目擊道斯存又曰得意有本何至取教又曰誠哉有是言吾所以見道來一於佛周之問曰足下之所目擊道存得意有本想法性之眞義是其此地乎佛教有之足下所取非所以何至取教也目擊之本卽在教跡謂之鳧乞則其鴻安漸哉諸法眞性老無其旨目擊高情無存老跡旨跡兩亡索宗無所論所謂無侮於道本當無侮於何地哉若謂探道家之跡見其來一於佛者則是眞諦實義治文可見矣將治於道章而得之乎爲治於德篇而遇之也若無所治而玄德於方寸者此自足下懷抱與老釋而爲三耳或可獨樹一家非老情之所敢逮也

通源曰虞芮二國之鬪田非文王所知也斯自鹿巾之空負頭上環杖之自誣掌中吾安能了之哉周之問曰足下謂苦下之且藏卽色則虛空有闕矣足下謂法性卽色圖空則法性爲備矣今有人於此操環杖而言法姓鹿巾之士執虛無而來誚曰爾不同